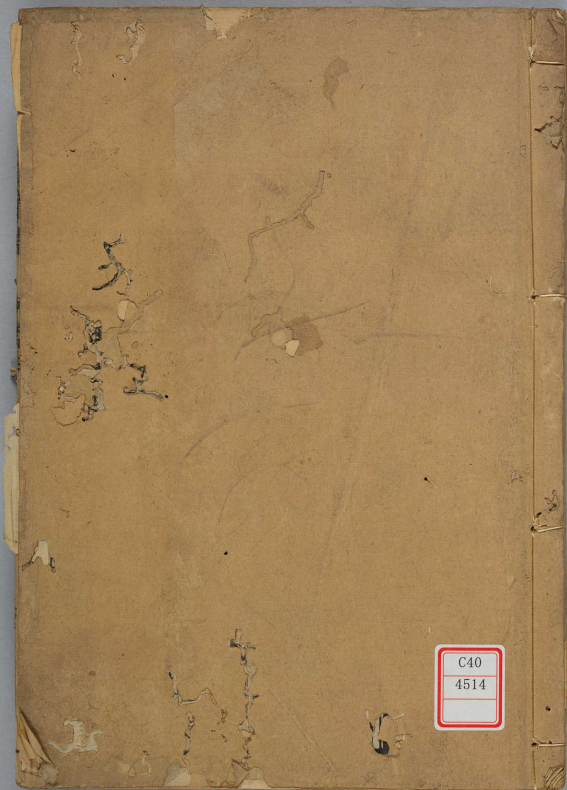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14

了翁一座諸大藏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染瘡院厄海寺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機謹誌



B 64853

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着即無許多位次不同
你一切法一切法攝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
多名目不可強與他安立名字誑誑你諸人得
麼你諸人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
道什麼即得一切事皆是你
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
門舉僧用靈雲云佛未
子僧云出世後如何

頭打着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
有伊問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
多事你若尋言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
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透得機放令閑閑地方
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如何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父母未
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段事無是
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到這裏放一

綫道有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扶籬摸壁依草
附木或教他放下又打入莽莽蕩蕩荒然處去
若是得底人三六時中不依倚一物雖不依倚
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麼生摸索他這僧問道
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蓮花便只攔門一
答不妨奇特諸方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
見岳頭道常費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
機處已是漏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已

管去理論出水與未出水有林麼交涉不見僧
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
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看他如此對答天
下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
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花
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月脚
下太泥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盤星雪
竇忒煞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

老婆心切見成出水何如

未出時

泥裏洗土塊分開也

江北江南問王

老

主人在什麼處問王老
師作什麼你自踏破草鞋

一狐疑了一狐

疑

一坑埋却自是你疑不
免疑情未息打云會麼

智門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旣徹却回住
隋州智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妙直
道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這裏要
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出水時如何露柱燈籠

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莫
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甚麼限你
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出水時是什麼時
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見智門雪竇道你若
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雪竇意道你只管去江
北江南問尊宿出水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
江北添得兩句一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
時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

若不鳴方可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
幾時得平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在
我必欲解粘去縛直湏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
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

見怪不怪其怪不

自壞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

汝等諸人切湏好看

因一場漏

逗長慶云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

普州人送

賊以已妨人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奴見玄沙

云湏是稜兄始得雖照如此我即不怎麼不免

作野狐精見解是什僧云和尚作麼生也好按着

磨消息毒氣傷人這老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即只這野狐精

猶較此子喪身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峯面前

人命也不知作什麼一子親得

作怕勢怕他作什麼諸人試辯着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峰與巖頭欽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後叅

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至鰲山

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禪

巖頭喝云嚏眠去每日床上恰似七村裏土地

相似佗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點眉

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頭云我將謂你

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

箇語話峯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

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

與你剗却峰遂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
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着峯又舉見洞
山過水頌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不了後
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
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
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云他後如
何即是頭云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
冒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

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後回閩中住象骨山自貽
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
頌纔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
頻舉已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閻王
不怕佩金魚凡上堂示衆云一一蓋天蓋地更
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說性突然獨露如火火
裏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喪

帝若也。時思停機則沒干涉。只如百丈問黃檗
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云還見
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
百丈一擲。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
山有一大蟲。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
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問。曾到此間麼。云曾到
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云院主云和尚尋常
問僧曾到與不曾到。總道喫茶。云意旨如何。州

云院主王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牌
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
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
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正如雪峯道
南山有一條鼈。皇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正當
恁麼時。你作麼。生祇對不躡前蹤。試請道看。到
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語言舉
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麼示衆。且不與你說

新編 卷三
付說解還將情識測度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
道得恰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言須有格外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
墮在毒海中也雪峰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
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
恁麼談話只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皁蛇諸
人還知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
裏淨有頌云打鼓并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

能唱和長慶解随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皁蛇
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對
且道意你麼生到這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方
可搆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搆他底不得可惜
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有聞處
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乎白地上
說這般話疑人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皁蛇
你便疑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

上作活計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
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
即不恁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
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便云用南山
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
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
須是向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
謝三即不愛南山鼈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攬

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
鏖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尋常為人如舜
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時飛
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攬拄杖作怕勢且不
是弄精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宗師終
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雪竇只為愛雲門契
證得雪峯意所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

千箇萬箇摸索不着非公境界

到者須是

弄蛇手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成群作稜師備

師不奈何

一作什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師備

帶累韶陽

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重撥

草落草漢

有什麼處便打南北東西無處討

有麼閑

忽然突出拄杖頭看高着拋對雪峯

大張口

什麼事天下人摸索不着大張口

兮同閃電

兩重公案果然別起眉毛還不見

人

也難得如今在什麼處如今藏在乳峰

前

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竇也作來者一一

看方便

瞻真向脚跟下看看取上師高聲唱

云看脚下

賊過後張弓第二頭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

山下

有象骨巖雪峰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雪竇

是他屋裏人毛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

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明只這鼉臯蛇也不妨

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反被蛇傷五祖

先師道此鼈鼻蛇須是有不傷犯手脚底機於
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僧把手共行長慶
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稜師備師不柰何人
多道長慶玄沙不柰何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
得沒交涉殊不知三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
疎且問諸人什麼處是稜師備師不柰何處喪
身失命有多少此頌長慶道今日堂中大有人
喪身失命到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始得雪

竇出他雲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
韶陽知重撥草蓋為雲門知他雪峯道南山有
一條鼈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
更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
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向
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峯
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你鼈鼻蛇用有時
却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作龍有時作蛇爲什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頌道拋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雪竇有餘才拈出雲門毒蛇大張口兮同於閃電相似你若擬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向什麼處去也雪竇頌了須去活處爲人將雪峯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臨時要見麼云如今藏在乳峰前乳峰乃雪竇

實出他雲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韶陽知重撥草蓋爲雲門知他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叩鼈鼻蛇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作龍有時作蛇爲什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頌道拋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雪實有餘才拈出雲門毒蛇大張口兮同於閃電相似你若擬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向什麼處去也雪實領了須去活處爲人將雪峯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臨時要見麼云如今藏在乳峰前乳峰乃雪實

山名也雪實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長慶玄沙雲門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在乳峰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雪實猶涉廉纖在不言便用却高聲喝云看脚下從上來有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人不曾傷着人師便打

垂示云王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

八一挨一撈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
試請舉看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

這兩箇福以手指云只落草漢

這裏便是妙峯頂

平地止起骨堆切思道着掘地深埋慶云是

則是可惜許

若不是鐵眼銅睛幾被惑了雪同病相憐兩箇一坑埋却

賣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

不妨

斤兩猶較些

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

少賣弄也是

後舉似鏡清有惡清云若不是

孫公便見髑髏遍野

同道者方知大地莊嚴

使臨濟德山出束也須擗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峰他三人同得同證

同見同聞同拈同用一出入通相挨撈蓋為

他是同條生底人舉着便知落處在雪峰會裏

居常問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卧以此道

為念所以舉着便知落處一日遊山次保福以

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如今禪和子恁麼

問着便只口似匾擔賴值問着長慶你道保福
恁麼道圖箇什麼古人如此要驗他有眼無眼
是他家裏人自然知他落處便對他道是即是
可惜許且道長慶恁麼道意肯如何不可一向
恁麼去也似則似罕有等閑無一星事賴是長
慶識破他雪竇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
什麼且道落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
只是少雪竇解點骨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只

是無師雪竇恁麼道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
相應爭得如此孤危竒恠此謂之着語落在兩
邊雖落在兩邊却不住兩邊後舉似鏡清清云
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孫公乃長慶俗姓
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峯孤頂州云老僧
不答你這話僧云為什麼不答這話州云我若
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峰孤頂德雲比
丘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逢一日却在

別峯相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一念三世一切
諸佛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德雲旣不下山因什
麼却在別峯相見若道他下山教中道德雲比
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妙峯孤頂到這裏德雲
與善財的的在那裏自後李長者打葛藤打得
好道妙峯孤頂是一味平等法門一一皆真一
一皆全向無得無失無是無非處獨露所以善
財不見到稱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

自觸如刀不自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
教中大有老婆相為處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
義門立賓立主立機境立問答所以道諸佛不
出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斯事且
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恁麼道去當時
不能拍指相應所以盡大地八衢體徧野鏡清
恁麼證將來那兩箇恁麼用將來雪竇後面頌
出更顯煥頌云

妙峯孤頂草離離

和身沒却脚下拈得分明已深數丈也

付與誰

用作什麼大地沒人知乾屎橛不是

孫公辨端的

錯看箭着賊髑髏着地幾人知

更不再活如麻似栗關

妙峯孤頂草離離草裏輒有什麼了期拈得分

明付與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頌保福道只這裏

便是妙峯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什麼道

理便云是則是可惜許只如髑髏着地幾人知

汝等諸人還知麼瞎

雲示云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

佛眼覷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免靈

龜曳尾到這裏合作麼生試舉者

舉劉鐵磨到瀉山

不妨難湊泊這山云老將

牛汝來也

點探竿影草向磨云來日臺山大

會齋和尚還去麼

箭不虛發大磨打鼓新羅

瀉山放身卧

甲也你向什麼處見瀉山磨便

出去

過也見
機而作

劉鐵磨尼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
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
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
火撥着便動捺着便轉瀉山道老僧百年後向
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云
瀉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你瀉山僧即是
喚你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着管取分疎不下

劉鐵磨久參機鋒峭峻人號為劉鐵磨去瀉山
十里卓庵一日去訪瀉山山見來便云老牯牛
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瀉
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你看他一如說話相似
且不是禪又不是道喚作無事會得麼瀉山去
臺山自隔數千里劉鐵磨因什麼却令瀉山去
齋且道意旨如何這老婆會他瀉山說話絲來
線去一放一收互相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

可觀機機相副句句相接如今人三搭不迴頭
這老婆一點也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世諦情
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無事
會四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為無事徃往事從
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常人說
話一般多被言語隔碍所以不會唯是知音方
會他底只如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

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一僧從天
台來却往南岳去乾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晉請
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雙收瀉仰下謂之境
致風塵草動悉窺端倪亦謂之隔身句意通而
語隔到這裏須是左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

慣戰作家寒外
將軍七事隨身

勅下傳聞

六國清

狗啣放書窠中天
子爭奈海晏河清

猶握金鞭問歸客

是什麼消息一條拄杖兩
人扶相招同徃又同來

夜深誰共御街行

君向瀟湘我向秦
且通行作什麼

雪竇頌諸方以為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具
理路就中極妙貼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入重
城頌劉鐵磨恁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頌瀉山
恁麼問猶握金鞭問歸客頌磨云來日臺山大
會齋和尚還去麼夜深誰共御街行頌瀉山放
身便卧磨便出去雪竇有這般才調急切處向
急切處頌緩緩處向緩緩處頌風穴亦曾拈同

雪竇意此頌諸方皆美之高高峯頂立魔外莫
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觀不見看他一箇放身
卧一箇便出去若更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
頌意最好是曾騎鐵馬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
證焉能恁麼且道得箇什麼意不見僧問風穴
瀉山道老特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白雲深
處金龍躍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
齋和尚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

驚僧云瀉山便作卧熟意肯如何穴云老倒踈慵無事日閑眠高卧對青山此意亦與雪竇同也

垂示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群陷於流俗忽若擊石火裏別縑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麼試舉看

舉蓮花峰庵主拈拄杖示眾云看頂門上具一隻眼也是

時人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不可向處 空裏釘棚 權立 化城 衆無語 千箇萬箇 如麻似粟 却較 自代

云爲他途路不得力若向途中辨猶爭半月

豈可全 復云畢竟如何 千人萬人 只向箇裏

箇兩 箇會 又自代云 柳標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峯

萬峯去也好與三十棒只爲他擔板 後見腮裏與往來

諸人還裁辦得蓮花峰庵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時在廬山蓮花峯卓庵古人旣得道之

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鑪兒內煮野菜根喫過日
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
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杖云古人到這
裏為何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年終無一人答
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
圈績不消一捏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
既是宗師所為何故只守一槩若向箇裏見得
自然不向情塵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

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
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
即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
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
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曾所以自
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
機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損

龍洞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水驗
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討一箇
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
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懷之
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麼
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
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
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

恁麼現前諸佛也恁麼雪峯一日僧堂前拈拄
杖示衆云這箇只為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
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杖便去雲門云
我即不似雪峰打破狼藉僧問未審和尚如何
雲門便打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為你外見有
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
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
中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

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居
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
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構
得他底復自徵云畢竟如何又柰何不得自云
柳樛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這箇意又
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為地頭不妨句中有眼
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
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

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劄一下
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
以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柳樛橫擔不
顧人直入千峯萬峰去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
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希摧殘
峭峻銷鏹玄微重閑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
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
雲流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

徃來纔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
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柰何不
得動着按着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
入千峯萬峰去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着取雪竇
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

懺懂三百擔鵲鵲突突
有什麼限更有愁麼漢

峯萬峯不肯住

你向什麼處去
道是什麼消息

落花流水

太茫茫

好箇消息閃電之機徒勞
佇思左顧千生右顧萬劫
剔起眉毛

何處去

脚跟下更贈一對眼元來
只在這裏還贏得庵主脚
麼雖然如是也須是

到這田地始得打云
為什麼只在這裏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
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峯庵主衲僧家到
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如癡似
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
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希法
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又道七百

向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
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
少雪竇拈云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或
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
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
取一負無事道人又云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
着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

是一負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
然後沒交涉三負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
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
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
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
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
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巽草青坐却白
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峯庵主道為他途路不得

力直須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
峯萬峯雪竇只愛他道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
千峯萬峰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
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
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別起眉毛何處
去雪竇為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
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
與蓮花峯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

單前試主參詳者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

言中有響句裏呈機驚殺人有

眼不見

丈云獨坐大雄峯

潭潭威風四百州坐指立者二具救缺

僧禮拜

伶俐僧也有態魔人要見恁麼事

丈便打

作家宗師何故來言

不豐令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虎
子百丈尋常如虎揀起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
敢將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具眼百

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峯其僧便禮拜衲
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僧禮拜與尋
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問如何是奇特事
百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看他放去
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
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
若道是不好他禮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

是識休咎別縑素立向千峯頂上始得這僧便
禮拜似捋虎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
門有眼肘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
便打若是別人無柰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
遣意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
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
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
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

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鱗鱗地五祖先師常
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
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且道放過時
作麼生看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

天馬駒

五百牛一問生千人萬人中有一箇字箇子承父業

化門舒卷不同途

已左言前渠隱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段電光

石火存機變

劈面來也左轉右轉還見百丈為人處上無

堪笑人

來拚虎鬚

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免喪身失命放過關煞一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行
豎走奔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於祖
域之中東走向西走向東一來一往七縱八
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相似善能交馳方見自
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大用不見僧問
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不打你
天下人笑我ไปใน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
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

不同謀着他恁麼得大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
或舒有時舒不在卷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
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塗不同轍此頌百丈有
這般手脚雪竇道電光石火存機變處巖頭道却
擊石火似閃電光只在此子機變處巖頭道却
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
竇道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
麼用處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

人只管供他款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
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存機變便禮拜雪竇道
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堪笑
這僧去捋虎鬚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兔放鷹因風吹
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試舉
看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

是什麼時節
家破人亡人

亡家雲門云體露金風搏天捏地斬釘截鐵

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為人處其或未然依舊只是指鹿為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界且道雲門為復是答他話為復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大

凡扶豎宗乘也須是全身擔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不如如此爭能為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嶮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底僧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脉裏觀時不妨有妙處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謂之辨主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負他問頭蓋為他問處有眼答處

亦端的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
音底舉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脉裏討便
錯了也只是雲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
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趁賊
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測這
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句中不
妨把斷要律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明三舉三
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

中須具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
流句自然恰好雲門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
試辨看頌曰

問既有宗

深辨來風箭不虛發

答亦攸全

豈有兩般如鐘待扣功不

浪施三句可辨

上中下如今是第幾句須

一鏃

遼空

中過也墊着儘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

大野兮涼颼颼颼

還覺骨毛卓豎

長天兮踈雨濛濛

風浩浩水漫漫頭上

漫漫脚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

更有不唧溜漢帶累

殺人黃河頭靜依能耳一叢叢

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鬼窟

裏作活計眼瞎耳聾誰到這境界不免打折你版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虛設所以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去就不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麼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鉗如鈎有鈎有鑊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雲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則也雪竇頌這

公案與頌大龍公案相類三句可辨一句中具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外一鏃遶空鏃乃箭鏃也射得太遠須是急着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頌了雪竇有餘才所以展開頌出道大野兮涼颼颼颼長天兮踈雨濛濛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道體露金風雪竇意只作一境

如今眼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
直須便恁麼會始得你若更作禪道會便沒交
涉君不見少林父坐未歸客達磨未歸西天時
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道是樹凋葉落且道是
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聖乾坤大地打
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為人處靜依熊耳
一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叢
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麼處見還見

雪竇為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

有不為人說底法麼

和尚令知譬玄萬
仍還覺齒落麼

泉云

有

落草了也孟八郎
什麼便有恁麼事

丈云作麼生是不為

人說底法

看他作麼生看他手忙脚
亂將錯就錯但試問看

泉云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果然然納悶果
然漏逗不少

丈云說

了也

莫與他說破從他錯一
平生不合與他恁麼道

泉云某甲只恁

麼和尚作麼生

賴有轉身處與長即長
與短即短理長則就

丈云

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

看他手脚亂

藏身露影去死十分爛

泉云某甲不會作可

泥裏有刺恁麼那賺我

頭破額值這漢只恁麼

也雪上加霜龍頭蛇尾作什麼

丈云我太煞為你說了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
直下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即心
非心壽禪師謂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和尚惟
政禪師也昔時在百丈作西堂開田說大義者

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徃諸方決擇百丈
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上諸聖還有不為人
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這老漢一場
懡㦬若是作家見他恁麼問便識破得他南泉
只據他所見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
就錯隨後道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泉云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
中珠丈云說了也可惜許與他注破當時但劈

脊便棒教他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什麼處
是說處據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
曾說着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
下又無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為什麼却恁麼
道南泉是變通底人便隨後一撥云某甲只恁
麼和尚又你麼生若是別人未免分疎不下爭
柰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便道我又不是
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不會是

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真箇不會百丈云我太
煞為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處若是弄泥
團漢時兩箇渥渥渥渥若是二俱作家時如明
鏡當臺其實前頭二俱作家後頭二俱放過若
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道作麼生驗他看雪竇
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為人

各自守疆界有條攀條記
得箇元字脚在心入地獄

如衲僧今古競頭走

踏破草鞋拗折明鏡當
拄杖高掛鉢囊

臺列像殊

鏡未與你相見

一面南看北斗

還見光僧騎佛殿出山門麼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

斗柄垂處

也不知在什麼處

無處討賠可惜許梳子落

拈得鼻

孔失却口

那裏得這消息來果然恁麼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土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

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為人說只這不為人正好參詳山僧常說若是添一句甜蜜蜜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薦口便擗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為人衲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

若未到這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
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
之所印又道森羅及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
師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
使惹塵埃大滿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
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
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現你若去長短
處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臺列像

殊却須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為什麼
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
此兩句頌百丈挨拶處丈云我可不是大善知
識爭知有說不說雪竇到此頌得落在死水裏
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你更
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
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緇

素直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彰色
顯且道爲什麼如此試舉看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

壞不壞這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隋云壞

無孔鐵鎚當面擲沒却鼻僧云恁麼則隨他

去也沒量大人語脉裏隋云隨他去前前猶

深只這箇多少人摸索不着水長船高泥多

佛大看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

又作麼
生便打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縣
人參見六十餘負善知識昔時在瀉山會裏作
火頭一日瀉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
問來看如何隋云令某甲問箇什麼即得瀉山
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掩瀉山口山
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歸川先於棚口
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
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

壞不壞這僧只據教意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
三災劫起壞至三禪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
處且道這箇是什麼人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
生本性隋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
他去只這箇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道隨他
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
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
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

僧云為什麼不壞主云為同於大千壞也碍塞
殺人不壞也碍塞殺人其僧既不會大隋說話
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為念却持此問直往舒州
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隋投云
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香禮拜云
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復回至大隋
隋已遷化這僧一場懡㦬後有唐僧景遵題大
隋云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語千

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
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
如今也不得作壞會也不得作不壞會畢竟作
麼生會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

道什麼已

衲僧猶滯兩重

閑

坐新此人如何較得百

可憐一句隨他語

天下衲僧作這般計較千句萬句

不消得有什麼難截斷他脚

萬句也

萬里區

區獨往還

業識茫茫蹉過也不

知自是踏破草鞋

雪竇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問
端衲僧猶滯兩重關這僧問處先懷壞與不壞
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處道不
壞也有出身處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
往還頌這僧持此問投子又復回大隋可謂萬
里區區也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

千聞不如

一見撥眉

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撐天拄地

前過新羅腦後
見魏真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父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柰趙州
是作家便答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可謂無味
之談塞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相似你
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靈底漢直
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纔聞舉着剔起便行
苟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失命江西澄散聖判
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續若恁

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傍瞥語收在九帶中
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在更帶累趙州去有者
道鎮州從來出大蘿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
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
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
蘿蔔頭且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
會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峯承聞和尚
親見廵壽來是否峯云山前夢熟也未正對得

趙州答此僧語。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噉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

天下人知切忌。道着。一回舉着一回新。天下衲

僧取則

爭奈不恁麼。誰用這開言長語。只知自古自今

半開半合

如藤似栗。自古也不恁麼。爭辨。鵲白鳥黑。金機。額自長短者。自短識得。賊賊。叱。更不是。別自衲者。貴也不消得辨。是擔枷過狀。

僧鼻孔曾拈得

穿過了也。裂轉。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為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咄。人皆知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竇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鵲白鳥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麼答何曾分得。細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辨其端白鳥黑。始得公案到此。頌了也。雪竇自出意。

向活潑潑處更向你道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
換人眼睛不犯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
趙州善做賊處鎮州出大蘿蔔頭

音釋

漢莫

上力結切

幕

莫歷切

回

上音切

濕

上音切

涓

上音切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三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四

後學性一閣

比丘性亨梓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不
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翳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真
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
事試舉看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

卓然而立

曹溪樣子一摸脫出直得驚天動地

敬云是是泥裏

塊賺殺一

船人足什麼語語繫驢橛子

雪竇着語云錯放過則

看一

麻谷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

卓然而立

依前泥裏洗土塊再運前來眼跳不出斗

泉云不是不

是何不承

當殺人不是眼是什麼語語

雪竇着語云錯放過麻

谷當時云章敬道

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人

公在什麼處這漢元來取人舌頭漏逗了也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

不是

也好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德瞞却多少人來

此是風力所轉

終成敗壞

果然彼他籠罩爭奈自己何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為念要辨他曲

錄木床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

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遶禪床

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殺人刀

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錯落在兩邊你

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他卓然而立且道為

什麼事雪竇為什麼却道錯什麼處是他錯處
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雪竇如坐讀判語麻
谷禪箇是字便去見南泉依然逸禪床三匝振
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
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
云不是不是為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為什麼
也錯後頭道不是為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
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祖

佛為師雖然恁麼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
向取人口辯他門既一般為什麼一箇道是一
箇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
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
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須是明取這
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領這兩錯雪
竇要提活鱖鱖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
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繫驢橛上作

道理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
涉殊不知古人着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
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遶禪床
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你不見永嘉到
曹溪見六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入萬細行大德從
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為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
我慢此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

是繫驢橛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
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
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是汝不是南泉
可謂見兔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煞郎當不是
便休更與佗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
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
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遶禪床既是風力所轉
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底事在什麼處
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豈不見
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
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
錯藏云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
和尚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
輩有何眷屬拙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

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
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偃首
而已大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
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
山到中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
尚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
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
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曹溪用

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又復問
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
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恁麼說話豈不是舉一明
三見本逐末底漢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
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
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
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
還有碍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碍人之心

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
道江湖不碍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
透不得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
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
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
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
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此始得
何故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是這

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

惜取眉毛據令而行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切忌拈却兩

無孔鐵鎚

直饒千手大悲也提
不起或着拈去闍黎喫三十棒
四海浪平天

人不敢動

着東南西北
百川潮落
淨裸裸赤

一等家風

近日多雨水
百川潮落
洒洒且得

自家安穩

直古策風高十二門
何似這箇杖
頭無眼切忌

向拄杖頭

門門有路空蕭索
一物也無賺你
平生覷着即瞎

上作活計

門門有路空蕭索
一物也無賺你
平生覷着即瞎

非蕭索

果然賴有轉身處
作者好求無病藥
已瞎了也便打十二時中為

一死更不再

活十二時中為
什麼瞋睡撈天摸地作什麼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瀉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

着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

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忌拈却

拈却即乖須是如此着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

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向這兩錯下會

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長短者

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

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去古策風高十二門

古人以鞭為策衲僧家以拄杖為策

祖庭事苑中古策舉

錫杖

西王母瑤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

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禪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

空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看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

多少人到此

然猶有這箇在

評即當作什麼濟下禪床擒住與一掌便托

開

今日捉敗老婆心
天下衲僧跳不出

定佇立

已落鬼窟裏
蹉過了也未

免失却

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

冷地裏全
人觀破

得他力東家人
死西家人助哀

定方禮拜

將勤忽然大悟
如暗

得燈如貪得寶將錯就錯且
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宗

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

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起來便

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後更不出

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穎脫一日路逢巖

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

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

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

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

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

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

何是無位真人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

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
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
擒位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
道速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峰近前
禮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
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殺這屎床鬼
子又在鎮州齋回到橋上歇逢三人座主一人
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拋向橋

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
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
他怎麼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雪竇頌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

黃河後源頭濁
了也子承父業

持來何必

在從容

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
無脚手人還得他也無

巨靈擡手

無多子

嚇殺人少賣弄打
一拂子更不再勘

分破華山千萬重

乾坤大地一
時露出箇也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

壁大機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
擬議或若躊躇便落隍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神力以手擘
開太華一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山堆岳
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
朝還道伊瞌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

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
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
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看

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精

識精是賊識賊若不益藉操云弟子恁麼來

早是不着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撞着箇

賊福便掩却方丈門賊不打貧兒家已雪竇

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頂門具眼且道他

圓相灼然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撥教伊進
亦無門退亦無路且道更與他什麼一撥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
齋觀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
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
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
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
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
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

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
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
書看法華經是否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
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
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尚書且莫草草
師僧家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
尚自不柰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
過又一日與衆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

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
云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薦召云上座
僧舉頭書謂衆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他
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見來
便畫一圓相資福乃瀉山仰山下尊宿尋常愛
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相爭柰操
却是你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弟子怎麼來
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掩却門這般

公案謂之言中辨的白裏藏機雪竇道陳操只
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具眼且道意在什麼
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恁麼地衲僧家如何為
人我且問你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
箇什麼語免得雪竇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
竇踏翻頌云

團團珠遶玉珊瑚

三尺杖子攬黃河須是碧眼胡僧始得生鐵鑄就

馬載驢馳上鐵船

用許多作什麼有什麼眼且與閻黎着分付

海山無事客

有人不安若是無事客也

釣鼈

時下一圈孿

悠麼來悠麼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蟇堪作什麼蝦蟇螺蚌怎

主奈何須是

雪竇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身兼

釣鼈始得在內一坑埋却關

衆還跳得出麼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馳上鐵船雪竇當頭

領出只領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

箇些子須是桶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一時放

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作

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馳上鐵船這裏看始

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分付海山無事

底客你若壯裏有些子事即承當不得這裏須

是有事無事違情順境若佛若祖柰何他不得

底人方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凡聖情量決定

承當他底不得承當得了你麼生會他道釣鼈

時下一圈孿釣鼈須是圈孿始得所以風穴云

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鼈

莫載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雪竇復云天下
衲僧跣不出若是巨鼈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
衲僧終不作巨鼈見解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

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吹火不可不

作常

僧云廬山

實頭人難得

山云曾遊五老峯麼

因行不妨掉臂何曾蹉過

僧云不曾到

移一步面赤不如語直也似忘前夫

後

山云闍黎不曾遊山

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這老漢着甚死急

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殺

刀活人劍兩箇三箇要知
山上路須是共來人不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向
語脉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
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為什麼却道此語
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
鏡當臺明珠在堂胡来胡現漢来漢現一箇蠅
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你麼生是慈悲之故有
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

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
却道闍黎不曾遊山瀉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
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
瀉山云子試舉看仰山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
拂子問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
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瀉山云此是向上
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
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

為什麼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
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
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
到五老峰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事却道不
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行免見
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
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
之談則不恁麼

出草入草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誰解尋

計

頂門具一隻眼白雲重重千重百匝紅日

杲杲

破也瞎舉左顧無暇瞻漢依前無事你

廢

右盼已老年一念萬君不見寒山子癡兒行

太早

也不十竿歸不得即今在什忘却來時

道

渠儂得自出放過一看便

出草入草誰解尋

計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裏

一手擡一手搦

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草茸

茸煙幕幕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毫屬

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覆不得所謂無心境界

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廬是箇大解脫門左顧

無暇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室中唐

德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

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

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

瓚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

奏德宗甚欽嘆之似這般清寥寥白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握定如生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為石室行者每踏碓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巢熟蕪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

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勞勞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言語中走有甚了日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縑素決猶豫若不是

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當頭蹉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皂是白是曲是直到這裏你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着近離什麼處

不可不借問也有這箇消息

無着云南方

草粟裏出頭何必擔向眉毛上大方無外為什麼却有南方

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

若問別人則禍生猶掛唇齒在着

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

實頭人難得

殊云多少衆

當時便與一喝一拶拶倒了也

着云或三百或五百

盡是野狐精果

照漏

無着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

揆着便回轉竊頭來

也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敗缺不少直得脚忙手亂着

云多少衆

還我話頭來也不得放過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顛言倒語且道是多

少千手大悲數不足

無着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他宿遂問近離甚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着却問文殊此間如何

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着云多少衆殊
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舉起玻璃盞子
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將什麼
喫茶着無語遂辭去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門
首無着問童子云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
少童子云大德着應喏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
何寺童子指金剛後面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
不見只是空谷彼處後來謂之金剛窟後有僧

問風穴如何是清涼山正主穴云一句不違無
着問迄今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脚
踏實地向無着言下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
亦不聞熱居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使孤
危峭峻如金剛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
水洒不着風吹不入不見漳州地藏問僧近離
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如何僧云商量
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且道與

文殊峇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峇處不是文殊峇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什麼交涉還辨明得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把得住相次問到這境界

千峯盤屈色如藍還見文殊麼誰謂文殊是對談設使普賢也不堪笑清涼多少衆且道笑什麼已在言

前前三三與後三三試請脚下辨看欄泥裏有刺碗子落地揀子成

片七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雪實只是重拈一徧不曾領着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可也喚作重拈一徧明招獨眼龍亦領其意有蓋天蓋地

之機道廓周沙界勝伽藍滿目文殊是對談言
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廓周沙界勝
伽藍此指草窟化寺所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
目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
山巖正當恁麼時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
麼要且不是這箇道理雪竇只改明招底用却
有針線千峯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手白中
有權有實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

談不知是文殊後來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
殊每於粥鍋上現被無著拈攪粥篋便打雖然
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
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猶較些子堪笑清涼多少
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處便見他道前
三三與後三三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

今日一日只管
落草前頭也是

落草後頭
也是落草

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

也要勘
過這老

漢箭過沙云遊山來不可落草敗缺首座云

新羅到什麼處來撥若有所至未免沙云始隨芳

草去又逐落花田漏逗不少元來只座云大

似春意相隨來也將錯就沙云也勝秋露滴

芙蓉土上加泥箭猶輕雪竇着語云謝答

話一火弄泥團過

長沙鹿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輩
同時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頌便與

頌你若作家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仰山尋
常機鋒最為第一日同長沙翫月次仰山指
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
倩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一踏踏倒仰山
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人號為岑大蟲因
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會下人便問和尚什
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去來沙
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

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嘗不以此事為念看他賓
主互換當機直截各不相饒既是遊山為什麼
却問道到什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子便道
到夾山亭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
住着處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
便隨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
芙蓉雪實云謝答語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
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乃

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
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題也未
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開題取一篇也好岑大蟲
平生為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

豁開戶牖當軒者詎盡
少這箇不得天下太平

何人眼

不開

頂門上放太光
得掃土撒沙作什麼

始隨芳草去

漏逗不少

不是一回落草賴
值前頭已道了

又逐落花回

處處全真且
喜歸來脚下

泥深三尺羸鶴翹寒木

左之右之添一句
更有許多閑事在狂猿嘯

古臺

却因觀着力添一句也不得不得減一句也不得

也長沙無限意便

末後一句道什麼一吐草裏漢賊過後張坑埋却腫在鬼窟裏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
仰云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閣黎不
曾遊山辨緇素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
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無些子滲漏若
不如此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不見雲門道
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物不見一

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向上一竅
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
位各當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鷄鳴丑
愁見起來還漏逗裾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影裏
些些子褪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為
脩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唧溜若得真實到這
境界何人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
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所以道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
只去他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一似一首詩
相似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
自覺漏逗薦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夢却醒相
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勦絕若是山僧即不然
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難
諧腦門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眼辨

手親爭能構得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下卜度
殊不知髑髏前見鬼無數且道不落意根不抱
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你麼生祇對試舉看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空前既離強無返回

人中也識法者何處求心勢月明照見夜行

懼好和聲便打
云是
什麼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出
普化一人師臨遷化謂衆云還有人邈得吾真

磨衆皆罵真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某甲邈
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師
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一日示衆云三
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
動寂止無痕觀面相呈更無餘事雪竇拈西句
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道瘡病不假驢馳藥
山僧爲什麼道和聲便打只爲佗擔枷過狀古
人道聞稱聲外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

生直得奔流度乃電轉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
出世也摸索他不著若是深入閻奧徹骨徹髓
見得透底盤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左轉右
轉底盤山只得一極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
轉未夢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
自由分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
自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
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招

惡果所以道無為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畧無法何處求心你若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穿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

言猶在耳

何處求心

不勞重舉自點檢看行云是什麼

白雲為蓋

頭上安頭千重萬重

流泉作琴

聞麼相隨來也一聽一堪

悲一曲兩曲無人會

不落官商非干角徵借路經過五音六律盡分

明自領出
去聽則聲
在什麼
處便去

兩過夜塘秋水深

迅雷不及掩耳直得拖泥帶水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界有者道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不恁麼會雪竇去他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為蓋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頌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片長舌頭所以道一

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峯乾和尚道還識得命
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
一亘晴空是普賢境界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
人會這般曲調也須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
勞側耳古人道聾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低總
不聞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
是牀顧是用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見得坐
斷要津若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

後見得落在意根雪竇恁煞慈悲更向你道却
似兩過夜塘秋水深此一頌曾有人論量羨雪
竇有翰林之才兩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着
眼看更若遲疑即討不見

再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關市裏七縱八橫
若論頓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或不
立頓漸又作麼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正恁麼
時誰是作者試舉看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祖師

心卽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誦說

鋒銳開不犯去卽印住正令當住卽印破容再犯取

不印卽是天下人頭出頭沒有分文彩已時

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箇得

得不妨請師不搭印好箇話頭穴云憤釣鯨

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似鶻捉鴟寶網

陂佇思可憐許也有出穴喝云長老何不進

語據旗奪鼓陂擬議三回死了穴打一拂子

看何必雪陂擬議開口一死更不再治這漢

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然

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是須知傍人有

眼東家人死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慶

面家人助哀且得參學事畢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栽
松次檠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
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鑿地一
下檠云雖然如是子已喫二十棒了也濟又打
地一下云囉黃檠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瀉山
詰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
不變始稱真丈夫檠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大
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瀉山問仰山黃檠當時只

囑付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
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
知但舉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
即止此乃識風穴也穴初參雪峯五年因請益
臨濟入堂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
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
峯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
遷化若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

穴後又見瑞巖常自喚主人公自云諾復云惺
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麼
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他來參
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日遂見
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覲南院云雪峯古
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云自離東來
清云還過小江否穴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
濟清云鏡水圖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穴

云滄溟尚怯蒙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
拂子云爭柰這箇何穴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
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
虛聲熟睡饒譚語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
云赦罪放僊速湏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
法堂上自謂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
回再入方丈清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驂見冒
瀆尊顏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

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它云雪竇親樓竇蓋東清
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它云路
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
却畧借劍看它云鼎首醜人携劍云清云不獨
觸風化亦自顯顛預它云若不觸風化爲明古
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它又云再許允容師今
何有清云東來衲子寂寥不分它云只聞不以
而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

離水它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禮拜清以拂
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茶風它初到南院便
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
它便喝院右手拍膝一下它亦喝院舉左手云
這箇即從閭黎又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它
云瞻院遂拈拄杖它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
打着和尚莫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
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它云和尚大佞持鉢不

得詆道不飢院云闍黎莫曾到此間麼冗云是何言歟院云好好借問冗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茶你看俊流自是機峰峭峻南院亦未辦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什麼處冗云鹿門與廊侍者同過夏院云元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冗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冗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

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冗云你奇特商量冗云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棒起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冗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代離亂郢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大盛他凡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簇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

印卽是何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
之機無你撼動處你才去卽印住你才住卽印
破教你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
是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鉤頭有餌是時座下有
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
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
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柰風穴是作家便答
他道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也是

言中有響雲門云垂鉤四海只釣獐龍格外玄
機為尋知己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為鉤餌却
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
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觀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
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
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對他不欲行令被風穴一
句用撓旗奪鼓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柰

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蒼帝掃當初更要討鎗法
敵他等你討得來即頭落也牧主亦久參風穴
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
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
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
說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
有四賓主話夫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
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

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有
如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
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學人便喝前人
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
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
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
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
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

學人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
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
喜彼此不辨呼為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
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
主照用一時行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私覺
禪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
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
之力看佗雪竇頌出

擒得盧陂跨鐵牛

千人萬人中也要呈巧三藝敗軍之將不再斬

玄戈甲未輕酬

當局者迷受災如敵楚王城畔受福受降如受敵

朝宗水

說什麼朝宗水浩浩充塞天地任是四海也傾倒

喝下曾令

却倒流

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吐驚走陝府鐵牛嚇殺嘉州大象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跨

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三玄三要凡

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問風穴

如何是第一句穴云三要印開朱點窠未容擬

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辨豈容無着
問漚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穴云但着
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一句中便
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輕酬他若不如此爭
柰盧陂何後面雪竇要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
盧陂假饒楚王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
朝宗只消一喝也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

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煖百鍊
精金須是你家爐鞴且道大用現前底將什麼
試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

塩坂堆頭見

斑駁駁

門云花藥欄

問處不真答來由莽僧

是什麼云便恁麼去時如何

潭崙吞箇裏

門云金毛

獅子

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麼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

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預僧問玄沙如何
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試請辨
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仞無你湊
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生雲門三寸
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麼會且道雲門
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莫向外卜度所以
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言皆銷歸自己令轉
輾輾地向活潑潑處便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

二句了也永嘉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
天真佛雲門驗這僧其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
久參知他屋裏事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
金毛獅子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他是貶
他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
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
薦得自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
否門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

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
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擊石火似閃
電光攆得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是其中
人便當頭領出

花藥欄

言猶在耳

莫顛顛

如麻似粟

也有星在秤

兮不在盤

太葛藤各自向

返觀不免說道理

便恁麼

吞箇

粟太無端

錯惟他雲門好

金毛獅子大家

看放出一箇丰箇也是箇狗

看

子雲門也是普州人送賊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此
一頌不異拈古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顛人皆
道雲門信彩答將去總作情解會佗底所以雪
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顛顛蓋雲門意不在花
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不在盤這一句
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天如星在秤不
在於盤且道那箇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負雪
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悲分明向你道不在

這裏在那邊去亘道那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
一句了後面頌這僧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雪竇
道這僧也太無端且道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
恁麼道不會來恁麼道金毛獅子大家看還見
金毛獅子麼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落
節直饒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諸訛在
什麼處試舉看

舉陸亘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道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恠鬼窟

裏依活計盡餅不可充飢也是草裏商量南泉指庭前花道什麼

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事咄大夫當時

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南泉亦乃與天下袖

僧出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鶯鶯綉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莫寐語引得鶯鶯下柳條

陸亘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泳
肇論一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為奇特問云肇

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
恠肇法師乃晉時高僧與生融濬同在羅什門
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因寫古維摩經
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綜諸經乃造四
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爾也同生
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
性皆歸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自空洞無象
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

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
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
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
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
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
可不可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石頭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為己已處
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

魏巖集 卷四
怎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體到這裏也不
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豈有
怎麼事陸巨大夫怎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
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
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佗拈出
痛處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
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
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倒彌勒佛下生

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欲覺不覺被人喚
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
去看他怎麼說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
活底聞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
藥古人道若於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
卜度卒摸索不着巖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
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
咒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不

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

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花入裂眼耳鼻舌身意一時

是箇無

山河不在鏡中觀

我這裏無這箇消息長者自長短者

孔鐵鎚

是青黃是霜天月落夜將半

引你入

黃你向什麼處觀

霜天月落夜將半

草了也有麼有麼

徧界不曾藏切

誰共澄潭照影寒

若不同牀

忘向鬼窟裏坐

愁人莫向

睡焉知被底穿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箇

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

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

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

若將鏡鑑便爲兩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是

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得眼光且道向

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

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

以本分事爲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爲復自照

爲復共人然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卽今
也不要一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卽今作麼生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五

後學性一閱

門人海融梓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橫時
佛亦不能辨爲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群大士之
能向氷凌上行劒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
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
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有幾事

賊不打貪兒家慣
曾作客方隣客
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看樓打樓是賊識賊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着甕拍版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得逸群之辯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般投子一日為趙州

置茶筵相待自過蒸作與趙州州不管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為人有僧問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下如擊

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
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
麼休去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
林是好手也湏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
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
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淨潔五祖先師
謂之命根不斷湏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浙中
永安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閩萬里直湏懸崖撒

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
焉獲哉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
他所問只是絕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此
子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
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一問也大難酬
對只為他是作家漢舉着便知落處頌云

活中有眼還同死

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
蘊藉爭辨得這漢猶素

藥忌何湏鑒作家

若不驗過爭辨端的遇着
試與一鑒又且何妨也要

問古佛尚言曾未到

賴是有伴千聖也
不傳山僧亦不知

誰解撒塵沙

即今也不少開眼也
看闍黎恁麼墮落在什麼處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實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頌
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實道活中有眼
還同於死漢相似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殺盡
死人方見活人活盡死人方見死人趙州是活
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藥性所忌之物故
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實道藥忌何須鑒作家

此頌趙州問處後面頌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
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
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釋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
再參始得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
實道不知誰解撒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
善知識眼慶云有賴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
也天下老和尚據曲录木床上行棒行喝豎拂
敲床現神通昨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喝俱行銀山鐵
壁擬議則髑髏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坐明
明果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諸
訛處麼試舉看

峯龐居士辭藥山這老漢作怪也山命十禪客相送

至門首也不輕他也是甚麼境界也得居士指空

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無風起浪指頭有眼這老漢言

中有時有全禪客云落在甚麼處中也相隨來也果然

上鈞士打一掌着果然句全云居士也不得

草草棺木裏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關老子未

放汝在第二杓惡水發了何止閻全云居士

作麼生這僧後頭到尾不著便士又打一掌

果然雪上加霜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更有

句又與他雪竇別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

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是漏逗不少雖然如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

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聲未斷被石頭掩却
口有箇省處作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
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青山絕
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又問
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頌云十方同
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為
他是作家後列剎相望所至競譽到藥山槃桓

既久遂辭藥山至重佗命十人禪客相送是
時值雪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
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便掌全禪客既不能行
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麼酬對也
不是佗不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
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鷲中居士打
了更與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實別
前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實恁麼要不

夢齋集 卷五
辜他問端只是機遲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
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打方始勦
絕雪膏自頌佗打處云

雪團打雪團打

爭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龐

老機關沒可把

往往有人不知只恐不恁麼

天上人間不

自知

是什麼消息雪實還知麼

眼裏耳裏絕瀟灑

箭鋒相挂眼見

如盲口說如啞

瀟灑絕

作麼生向什麼處見龐老與雪實

碧眼胡僧

難辨別

達磨出來向你道什麼云闊黎道什麼一坑埋却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實要在居士頭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實意道當時若握雪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搆得雪實自誇他打處殊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眼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雪門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物轉不見一色始是半提

若要全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針劄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有什麼用處雪竇到此頌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碧眼胡僧尚難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垂示云定乾坤句萬世共遵擒虎咒機千聖莫辨直下更無纖翳全機隨處齊彰要明向上鉗

鉗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不是這箇時節劈頭

劈面在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

天下人尋不得截身

露影蕭何賣却假銀城

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

賺殺一船人隨

他轉也一釣便上

山云寒時寒殺閤黎熱時熱殺閤

黎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臨崖看虎兇持地一場愁掀翻大海踴倒須彌且道洞山在什

處麼

黃龍新和尚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剗襟爭
柰這僧不甘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
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
涼諸人且道洞山圈續落在什麼處若明辨得
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
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
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
識隱隱猶懷舊日嫵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

分明覲面更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
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
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
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
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山遠錄
公以此公案為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
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
殊不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

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
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佗力洞山道何不向無
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
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此是正中
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載子細若
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
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劒刃
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
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
這一竿竹得恁麼長那一竿竹得恁麼短其僧
忽然大悟又曹山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
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
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
家裏人說話雪竇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

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
不圓融正勦飢行諸侯辟

道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處有今日

草偃水到渠成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地切忌

俊韓獺空上階不是這回難過了也逐塊作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

世目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即

是萬仞峰頭灰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有時灰

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峰頭即是灰

頭土面其實入麝垂手與孤峰獨立一般歸源

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橛會所以道垂

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泊處正偏何必在

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

山答處後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獺空

上階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

馬無底籃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大綱只明正

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

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獺逐塊連忙上階

捉其月影相似天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閨黎熱時熱殺閨黎如韓獪逐塊走到階上又却不見月影韓獪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獪駿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大方能尋其兔雪竇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為人處麼良久云討甚兔子

舉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天
衲僧跳不出無孔鐵鏈一箇鐵槩子過此二者是為真過頂門上具

一隻眼作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真過道什麼一筆勾

子山云解打鼓鐵槩鐵槩又問如何是真諦

道什麼兩重公案又有一箇鐵槩子山云解打鼓鐵槩鐵槩又

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道什麼

箇堆坡堆三段不同山云解打鼓鐵槩鐵槩

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道什麼遭他第四

一箇鐵山云解打鼓鐵槩鐵槩落在什麼處朝到西天

暮歸
東土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為真過此一則語出寶藏論學至無學謂之絕學所以道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習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為閑道人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謂真過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山云解打鼓所謂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

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是衲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雪峯輓毬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難少有人到又問

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即是
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為宗旨謂之
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
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
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
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
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脚底下一場懨懨
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懨懨

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
門外兩箇漢一場懨懨諸方謂之三懨懨又保
福問僧殿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
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
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
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
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
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云

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
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執主云和
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
四瞞人又如雪峰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
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竇後面引一落索依雲
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一拽石寰中天子勃顛兒牽伴向上人怎麼來二般土塞外將軍令兩箇一狀領過發機須是千鈞弩若是千鈞也同病相憐

輕酬豈為死蝦蟇象骨老師曾親毬也有人曾恁麼
鍾阿誰不知爭似禾山解打鼓鐵棚子須還這老漢始得一子覩得
報君知雪竇也未曾夢見在雪上加霜你還知麼莫莽鹵子龍籠
侗甜者甜苦者苦謝答話錯下注脚好與三十棒喚捧得也未便
打依舊
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
云拽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即不得動着中心
禪子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

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後來有僧
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作麼生平云鐵
輪天子裏中勅僧無語平便打所以道一拽石
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鈞之弩喻
此話要見他為人處三十斤為一鈞一千鈞則
三萬斤若是猊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鷦
鷯小可之物必不可輕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為

鷦鷯而發機象骨老師曾輓毬即雪峰一日見
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斫牌勢雪
峯深肯之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
解打鼓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
禾山解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
衆由莽莽鹵鹵所以道報君知莫莽鹵也須是
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要不要莽鹵甜者甜苦
者苦雪竇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
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及拈
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摸著這老
漢堆山積
藏切忌向鬼
窟裏作活計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
七斤果然七縱八橫拽却漫天經還見趙州
麼袖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麼
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
渠成風行草偃焉或未然老僧在你腳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

穿却不柰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
在你腳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
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
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向上
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向上辨爭柰却恁麼道
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會却難見難則
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
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

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
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
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
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
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
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
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
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

懸崖迴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便
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
底小看這般公案誦訊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
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頌出

編辟曾挨老古錐

何必挨著這老漢
挨撥向什麼處去

七斤衫

重幾人知

再來不直半兮錢直得口似
匾擔又却被他贏得一籌

如今

拋擲西湖裏

還雪竇手脚始
得山僧也不要

下載清風付與

誰

自古自今且道雪竇與他
唱與他下注脚一子親得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挨老
古錐編辟萬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挨撥他趙州
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
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
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
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
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下載
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

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雲居
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
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
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
趙州處一點也使不着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
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
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
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

用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
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
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
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
關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
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
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析去縛解
粘如冰凌上行劒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
上行縱橫妙用則且置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
看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

等閑垂一鈞不
患聲問什麼

僧云兩滴聲

不妨實頭也
好箇消息

清云衆生顛倒迷

已逐物

事生也慣得其便
搭索還他本分手脚

僧云和尚作

麼生

果然納敗缺轉
妨難當却把槍頭倒刺人

清云洎不迷

已咄直得下

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按着這老

漢逼殺人前箭猶輕後箭深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

難去不喚作雨滴聲喚作什麼聲直得

下不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入
一日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
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
鶉鳩聲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

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蟇聲清云將
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公案更無
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
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
謂之煅煉語若是煅煉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
為人處亦喚作透聲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
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
有窠臼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

聲清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
故意轉人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為入底
手脚膽大不拘一機一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
豈不知是兩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採竿
影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撥便道和尚又作
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洎不迷已其
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為什麼也迷已須知
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忒懂要勦絕此

話更問道只箇洎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
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線道隨他打葛
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
麼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鏡清只一句便與這
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頌云

虛堂雨滴聲

從來無間斷
大家在這裏

作者難酬對

果然

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權
有實有效有收殺活擒縱
金不喚作雨滴
聲喚作什麼聲

依前還不會

山僧幾曾問你
未這添桶還我

無孔鐵鉗來會不會兩頭坐斷兩處不南山北山

轉霧霈頭上脚下若喚作兩聲則瞎不喚作兩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須是脚踏

實地始得

虛堂兩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兩聲則是迷已逐物不喚作兩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忌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教中道

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兩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兩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入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霧霈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

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卧併却咽喉唇吻還辨得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

多少人疑着千聖跳不出漏逗不少

門云六不收

斬釘截鐵八角磨盤空裏走靈龜曳尾張北未分時薦得已是

第二頭

眼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構若向朕兆未分時構得已是第二頭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向上辨明卒模索不着且畢竟以

何為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着別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座本為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為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待自見孚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

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云我從
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
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
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
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
者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
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得沒交涉更帶累
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見教中道是法

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情解所
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你問頭應時應節
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
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
你三十棒雪竇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

周而復始滴水滴凍
費許多工夫大作什麼

碧眼胡

僧數不足

三生六十劫連磨何曾夢少林曼
見闍黎爲什麼知而故犯

道付神光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從頭來已錯了又說歸

天竺

賺殺一船人
懺懺不少

天竺茫茫處處尋

在什麼處

太平如今
在什麼處

夜來却對乳峰宿

刺破你眼
是無風起浪且

道是法身是佛
身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人見雲

門道六不收雪竇為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

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

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

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

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師道釋迦

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柏樹子一二三四五

若向雲門言句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

林謾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

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

歸在西嶺見達磨手携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

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道其實此事你

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為

什麼此土却有二三通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
講訛也須是攝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
夜來却對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便打
云瞎

舉王太傳入招慶煎茶

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開無事大家著一隻眼惹禍來也

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鉞

一火弄泥團漢不朗翫却茶會煎茶帶累別人

鉞事生也

太傳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果然禍事朗云

捧爐神

果然中他箭了

太傳云既是捧爐神為什麼

翻却茶鉞

何草料事生也

朗云仕官千日失

在一朝

錯指注是什麼語話

太傳拂袖便去

然作家許

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

却去江外打野

埋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

點破

朗云和尚作麼生發着也好與一拶終

解招云非人得其便

果然只具一隻眼道得

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

爭奈賊過後張弓

德山門下客一等是潑即潑賴就中奇特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傳知泉州久
恭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
銚太傳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銚便問上
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
爭柰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手不惟辜負
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底事若
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
向上却要向言向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

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
傳拂袖便去似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
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樵野樵即是荒野中火
燒底木櫛謂之野樵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
却向外邊走朗拶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
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
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馮山詰和尚云王太
傳大似相如奪壁直得鬚鬚鬚冠蓋明招忍俊

不禁難逢其便大瀉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鉢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鉸云久聞胡釘鉸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阿師為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似前話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更教他打虛空來胡便休

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於是有省京兆峯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斲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聞說供奉解三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嘗註經須解懈怠如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經師遂令侍者將一碗水七粒米一隻筋在枕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

會師云老僧意尚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
朗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未後却道當時但
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峰
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
峰云淘米山云淘米云沙淘淘去米峰云沙米
一時去山云大衆咄箇什麼峰便覆却盆云
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怎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
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他用處自然騰

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

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妨要妙

應機非善巧

泥

團漢有什麼限方木圓孔不妨撞着作家

堪悲獨眼龍

只具一隻眼

得一曾未呈牙爪

也無牙爪可呈說他牙爪

開你還見麼雪竇却較些子雲雷盡大地

若有一百拈棒天下無踏倒茶爐生雲雷盡大地一

看身處旱天霹靂逆水之波經幾回捧翻成七十二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哉

風此出莊子郢人泥鑿餘一小竅遂圓泥擲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為你取鼻端泥其單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谷所謂二俱巧妙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爭奈未有拏雪攪霧底公牙雪竇

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頌他踏倒茶爐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不望你有道水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倒茶爐

垂示云七穿八穴撓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

未為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

不妨

縱橫自在此問太高生你分只自知何必更問峯云待汝出網來向

汝道

滅人多少聲價作家宗師天然自在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

迅雷霹靂可驚羣一任蹄跳

峯云老僧

住持事繁

不在勝負放過一著此語最毒

雪峰三聖雖然一出入一挨一撥未分勝負在且道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

訣徧歷諸方皆以高賓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

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理性佛祖却問道透網

金鱗以何為食且道他意作麼生透網金鱗尋

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為食雪峰是作

家匹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

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

問須是超倫絕顯得大父用頂門有眼方謂之

透網金鱗

山止

坊滅人聲價却

瑤巖集
云待汝出言直看他兩家把定封疆辟
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
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話頭也不識雪峯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
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即弱
遇賤即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峰在着他
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後二俱死即當且道還
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在

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吾去後不得滅
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
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便唱濟云
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三聖便禮
拜他是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竇末後只
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處頌云

透網金鱗

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何似生千聖不奈何

休云滯水向

他

外立

云

發聲

車蕩坤

作家作家未是他
詩特處放出又何

噴哄浪飛

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
人何賣出來不妨驚駭

一聲雷震

清颿起

有眼有耳如聾
如盲誰不悚然

清颿起

處吐

天上

人間知幾幾

雪峯牢把陣頭三聖牢把陣脚
撒土撒沙作什麼打云你在什

處麼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袒道只此一句頌了也

既是透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

滔天處且道二六時中以何為食諸人且向三

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當看雪竇道此事隨分

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直得乾坤動搖

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浪相似一聲雷震

清颿起頌雪峰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聲雷震

清颿起相似大綱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颿起

天上人間知幾幾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颿

當寺風起寺

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度上方便機相應句句相
投儻非八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衡佛
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道
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

天下衲僧盡在這裏作底

窟滿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麼門云鉢裏飯桶裏水

布袋裏盛錫金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

若定當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
釘截鐵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問着便道鉢
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
不見雲門端的為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

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

多口阿

師難下嘴

縮却舌頭識法者懼為什麼却恁麼舉

北斗南星位

不殊

喚東作西作什麼坐立儼然

白浪滔天

已起

下深處

上你又作麼打

擬不擬

即當不少
傍觀者哂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絕
無孔鐵鎚重下楔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絕百
非話道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若於
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頌雪竇當頭便道鉢裏
飯桶裏水言中有響響向裏呈機多口阿師難下
嘴隨後便與你下注腳也你若向這裏要求玄

妙道理計較轉難下觜雪竇只到這裏也得他
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衆中有具眼者覷破也
到後面須放過一着俯為初機拆開頌出教人
見北斗依舊在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
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
起波瀾又作麼生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
下尋卒摸索不着這箇如鐵鑊子相似擺撥不
得

三慘於心
固管
丁寒山詩道六
極常嬰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閑蓬
門日上巖猶暗烟消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
總無棍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五終

